

1803

第 8 輯

岑中德



清室文史資料

汉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政协汉寿县学习文史委员会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任重
编辑校对：余宗瑾

目 录

水乡日月

- 感天泣地洪波曲·····羊子(1)
——96年汉寿人民抗洪抢险纪实
漫话沅南大堤·····何霄斌 张郁吾(37)
说 鳖·····徐隆广(45)

教育天地

- 汉寿教育大事·····教育局编志组(61)
(附:汉寿教育获国家奖励简介表)
从龙池书院到汉寿一中·····汉寿一中编志组(82)
(附:汉寿一中历届高考被“清华”“北大”录取名单
汉寿一中高考“龙虎”榜)
帅老来到我们班·····熊仲彬(127)
红烛燃烧四十年、一片爱心写新篇·····杨永红(129)
沅水河畔白芷香·····童中文(133)
——记常德市“十佳班主任”朱枝元
花在丛中笑·····蔡 维(141)
——记常德市“十佳班主任”丁德刚
龙池书院·····汉 志(148)

烽火漫忆

- 抗战散记·····郭 涤(151)
云台烽火·····黄启运(158)
日军人侵汉寿史略·····汉 史(168)

- 汉寿县龙津乡抗日宣传队事略·····徐正斋(170)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感赋·····向家顺(174)
在血与火的日日夜夜里·····戴笃伯口述(176)
记新中国的第一代女高射炮手·····李质兰(187)

今昔人物

- 林 缘·····彭自主(194)
李祥琳生平·····彭亚明(209)
高晓岚先生记略·····邵天成(220)
伍纪云先生传略·····邵天成(224)
爱国爱教的杨高坚主教·····曾广惠(226)
永久的思念·····熊育民(232)
李文彬传略·····刘行素(237)
回忆先父青以庄·····青义学(242)
先父彭坤然传略·····彭淮清(245)
汉寿县的同盟会员——黄衡村·····陈行瑰(254)
龙阳武侠王善容·····彭振国(256)

文史长廊

- 汉寿县文物简述·····汉寿文物所(262)
龙阳八景·····汉 志(268)
魂南记·····易顺鼎(270)
湘影楼诗·····易 瑜(292)
爱的吟唱·····羊 子(323)

——读“湘影楼”诗

- 汉寿名联拾零·····盛星辉(328)
旅台汉寿同乡会春节团拜即诗三首·····易君佐 杨仲揆(331)
郁达夫抗日时期避地汉寿及其诗作·····韩隆福(334)

龙阳茶话..... 姜凤生(342)

民间轶事

汉寿龙舟竞赛趣事..... 彭振国(346)

西竺山除鬼记..... 刘子英 邱中一(355)

陈可雨轶事..... 征 雪(359)

感天泣地洪波曲

——1996年汉寿人民抗洪抢险纪实

羊 子

“汉寿的县情就是水情，最大的资源就是水资源，最大的忧患就是水患”。

——刘本之

引 子

汉寿位于沅、澧水尾闾，洞庭湖西滨。从地图上看，这块版图的形状宛如一个鱼美人偎在洞庭湖的怀抱里，枕在沅水河的臂弯中。全县有125个堤垸，536公里大堤。整个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穿织在星罗密布的湖泊、港叉之间，是实实在在的水乡。

水，是水乡的财富，但又是水乡的祸害。

水，给汉寿的大地渲染出一幅幅壮丽而生动的画卷；

水，给汉寿的历史却又涂抹出一块块凝重而惨烈的色彩。

汉寿人民对水充满了爱，也充满了恨，在爱恨交织的情感里与水结缘，又与水结孽。

历史以来汉寿水患连连。据县志记载，从1496年到

1949年，共计发生洪水灾害103次。全县性垸障溃决有3次，尤以1935年最惨重，全县330个垸障全部溃决，溃淹农田60多万亩，渍淹农田15万亩，倒塌房屋16.5万栋，50多个村庄夷为平地，淹死人1.27万。灾后发生的饥荒与瘟疫流行又死亡2.03万人，其凄凉惨状，令天地悲泣。

旧社会腐败无能，人民只能任水患肆虐，只能写下一页页悲惨的血泪史。

解放初期，1954年洞庭湖遭特大洪灾，汉寿也发生了全县性的垸障溃决，但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人民政府奋力救灾，避免了重大伤亡，更没有发生灾后的饥荒和瘟疫。这年秋冬，省委、省政府组织动员全省人民治理洞庭湖；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大修堤垸，大兴水利，大大增强了抗击水患的能力。此后四十年来，基本上旱涝保收，汉寿成了富庶的“鱼米之乡”。

1995年仲夏，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水患猛袭汉寿。全县人民奋力抗洪抢险，保住了沅南、西湖两大垸。但终因是超历史的洪涝灾害，仍使汉寿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围堤湖、撇洪河垸先后溃决，全县有524个村受灾，渍淹渍淹农田59.5万亩，养殖水面12万亩，倒塌房屋3.5万栋，全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4.6亿元。

难忘的1995年过去了，汉寿人民用自己的心血、汗水医治了伤痕累累的家园；汉寿人民迈着坚毅的步伐，怀着美好的期望跨进了1996年。

然而，大自然变化的脚步总是不按照人们期望的轨迹行走的，尤其是自然灾害暴烈的秉性更令人难以驾驭。7

月以来，长江中上游出现了长时间、大范围，高强度流域性的大暴雨和特大暴雨。汉寿县也连续不断地遭受到大暴雨的集中袭击：7月2日至21日20天时间，县内23个雨量站降雨超过300毫米的5个，超过200毫米的9个，尤以15日至18日4天降雨量最集中，共降雨289毫米，平均每天超过70毫米，比我县历年7月份平均降雨量多166.5毫米。

由于长江中、下游大范围地普降大暴雨，导致湖南“四水”疯狂猛涨，特别是沅水出现了千年一遇的水位，百年一遇的流量。沅水先后通过了五次洪峰，流量一次次加大，水位一次次抬高。全线各堤段普遍超历史最高水位1米以上。垵外水位高，垵内地势低，加上本地降雨，垵内大片农田受渍严重。一时间，内外高洪相续并发，水情、灾情、险情一齐压来。汉寿人民又一次面临了更严峻的历史考验，又一次展开了更壮烈的人洪大决战。7月14日8时，县防汛指挥部发出《关于全力以赴迎战高洪的紧急通知》，迅速全面地拉开了抗洪抢险的序幕。于是，全县125个大小堤垵，都腾起了滚滚硝烟，阵阵厮杀！决战者们用自己的热血、壮志、勇敢与智慧又一次创造了更惊人的抗洪奇迹！

指挥部警报声声

7月15日傍晚，密集的暴雨拖着浓重的夜幕，早早地笼罩了县防汛指挥部。

四方告急的汛情通往指挥部的各个电话台，揪得人心

一阵紧一阵。

指挥部狭窄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。奇怪的是与会者大都是些鬓发斑白的老人，他们中间有：原县委书记周立民、老县长解正南、原县人大副主任吴德初、原县检察院检察长聂再甫和人称“老水利”的原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张冰洋等老领导。

这些老同志都是有着与洪水猛兽摔打了几十年的“实践经验”。他们对汉寿的堤防了如指掌，这时候把他们请出来，谁的心里都清楚，是为的什么。

会议还没有开始，但分外的沉寂。谁都没有一点声息，只有双双沉郁的眼睛愁着窗外那凶狂的暴风急雨撕扯着夜幕，也撕扯着他们焦虑的心。暴雨，这个引发洪患的灾星，这个肆意作乱的忘命之徒，来得好急，好凶，好猛啊！

6月下旬，沅水一带还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，汉寿的上空如同洒水车清洗过的一般，碧亮碧亮的。沅水河温柔得象一个文静的少女，依偎在“鱼米之乡”的怀里，显得格外的亲昵，和顺、娴雅。一望无际的田野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葱绿、娇美；正在成熟的早稻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显得饱满、清香；农家的脸上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喜悦、激动。大灾后的大丰收怎不令人喜出望外啊！

常言说“一年大水两年旱”，水乡又何怕它旱呢，人们料定今年的农业大丰收是甌坛里摸乌龟——手到擒拿。

可是，天有不测之风云。当人们正做着丰收的美梦时，恶梦的足迹突然伸过来了。无情的暴风雨毫无休止的肆意倾泻，把个风和日丽的景象践踏得一片湿漉稀烂，那

文静的“少女”河已被狂暴的雨水扭曲了形象，鼓胀着浑浊的身躯咆哮起来，如同一群饥饿野狼嚎叫着撕咬着绿色的田野，恨不得要吞噬大地上的一切。

汛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灾情一天比一天紧急。

全县 70 多万颗心都系在指挥部的中心；

全县 70 多万双眼都聚焦在指挥中心。

此时此刻，这些久经水战的老同志更是忧心如焚，急不可待，只等指挥部一声号令！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会议室迫近，随即“啪”地一声，门推开了。

县防汛指挥部政委、县委书记刘本之，指挥长、县长胡子达几乎是同时出现在门口，也几乎是同时大家把目光投过去：两个湿漉漉的泥水人，两张还淌着雨水的面颊，两双被日日夜夜煎熬得血红血红的眼睛。一下把这些前任的老领导搅得心里难受了。

哎，这两个领导人可累苦了，千斤重的担子都压在他们的身上了，多么沉重，多么艰难啊！

但，他们坚定地相信，这两个人的坚实的脊梁是压不弯的，因为几年的实践，使他们认识了，也信任了这两位新任领导的才能与胆识。

县委书记刘本之是桃源山乡人，县长胡子达是常德城里人。他们先后来到被称之为水乡的汉寿工作。作好水乡的领导工作关键是要熟知水性，掌握水性，调教水性。令这些老同志担心的正是他俩对水的陌生。而他俩上任的第一手工作就是在“水”字上下功夫。刘本之上任时要的第一份资料，是一张放大的《汉寿县行政区划图》；他做的第

一件事情，是走遍汉寿的山山水水。胡子达上任时走访的第一个单位，是水利局；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情，是汉寿的水情。他俩时时处处请教“水字”，深入实际认识“水字”，紧紧抓住“水字”做文章。一手抓水利建设，整治水患；一手抓水的利用，发展生产。于是，两年之后，汉寿成为了常德市的“双文明”县，随后又成为全国的“甲鱼之乡”。正当全县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，朝着更新更高的奋斗目标开拓前进的时候，岂料1995年与特大的洪涝恶战了一场，确实伤了全县的元气。然而这两位领头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，生产自救，以超常的工作，实现了正常的年景。

历历在目的一切，使这些老同志对这两位新任的领导充满了信任，也充满了感情。

他二人跨进会议室，朝这些老同志点了点头，来不及说声招呼，来不及脱下湿透了的衣衫就宣布开会了。

指挥长开门见山报告雨情，汛情，灾情，听众的心也随着这雨情，汛情，灾情的加剧也加剧了跳动的节奏，仿佛每一颗心都卷进了那急剧跌宕起伏的旋涡。

工作人员不时地进入会议室，一分接一分的告急的电话记录送到指挥长的手上，又急速地转到政委手中。政委、指挥长的眉头锁得更紧了，两双思索的眼睛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请来的老同志们。那目光里流溢出深情，肯切、信赖和期待。

这些老骥伏枥的雄心又振奋起来了，又激荡起来了！

“我们又来请教了……”

“本之同志，别说了，给任务吧！”

一张张激昂的脸，一双双燃烧的眼睛。

面对着这些请缨的老同志，还有什么可多说的，紧急分排任务。

老战士们出征了！奔赴各个战区！

风更大了，雨更急了！

政委、指挥长的胸中也掀起了更急更大的浪涛！

常务副指挥长李运南急匆匆跨进小会议室，向政委、指挥长紧急报告新兴嘴堤段出现了大险。

“走，快走！”两个声音同时从胸腔里蹦了出来。

风雨里，一辆飞驰的吉普，如同脱弩的箭，穿透雨幕，直指沅南垸的前沿阵地新兴嘴！

沅南垸一浪高过一浪

沅南垸是汉寿的心脏区域。这里是平湖区，地括县城和 16 个乡镇，40 多万亩耕地，30 多万群众，占了全县的一半。全垸通鼎城、达德山，外靠 57 公里临洪大堤，抵挡着沅水，保卫着家园。

这条临洪大堤中新兴嘴 8 公里长的堤段，是在国务院挂了号，国家防汛总指上了榜的危险堤段。这段堤看上去堤身饱满，但整个堤身却座落在几十米厚，几千米远的卵石层上，平时只要河水高程超出内垸，达到 35 米，堤内脚上 1000 米的地方都出现翻沙鼓水的险情，是全汉寿人忧心的老“残疾”了。年年防汛抢险，这里都是火力密集的作战区。

7 月 15 日白合庵堤段首先出险。这天深夜 11 点多，

离大堤禁脚 67 米远的农户张皮匠家的厨房里，“哗”的一声，突然从地下冒出一股面盆口大夹杂着砂砾的泥水。沅南分指领导杨先平、李大平、张治平等紧急组织劳力抢救。鼓水眼上压满了土袋、砂卵，但还是有泥水夹杂着黑沙往外溢，很快厨房的墙体发生倾斜，人站在屋里，明显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在涌动。在场的人们预感到这里会出大问题，马上往外撤。人刚出门，房子轰的一响垮了，好危险！转眼间，屋旁边又冒出两股更大的泥沙水，险情明显在扩大，在加剧。

这时，已是 16 日凌晨 2 点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倾盆大雨下个不停。沅南分指当即联系县指调集劳力，沙卵；同时，紧急拉通三条临时照明线。很快，县防汛指挥长、政委都赶到了现场。1 个小时内，新兴乡，东岳庙乡的 800 劳力和两船 120 吨沙卵相继赶到。人们立刻投入了紧急的战斗，由于风大雨狂，几条照明线的电灯被雨雾团团裹住，仿佛睁不开的眼睛只一点朦朦胧胧的光影。大家在淹及脚背的泥浆里一步一步地摸索着抢险。包着鼓水口的围堰一节节的加长，一层层加高，直到上午 10 点险情才基本得到控制。晚上，情况骤变，一是先前围堰的 120 吨卵石，开始堆得象小山，几个小时后，全部从鼓水眼周围陷进去，变得无影无踪；二是张皮匠家的正房里又发生了更大的翻砂鼓水，箩筐口大的浊水冲破水泥地面，直向上喷。这栋砖瓦结构的平房开始倾斜，墙面到处开拆。附近鼓水眼扩展到 17 个。

16 日一天一夜的功夫，沅水陡涨 4 米多。由于水位急剧抬高，险情也急剧恶化，翻砂鼓水开始朝大堤方向漫

延，鼓出的水有1米多高，百多斤重的大石头丢下去，竟然被顶托起来。翻砂鼓水的面积扩大到方圆4000平方米。到处象开锅的米粥，象蜂窝眼，落不得脚，进不得人。先后鼓出砂砾2500多方，鼓出泥水50多万方，流量由0.01秒立方到1秒立方，周围有150平方米的地基均下沉1.3米，大堤随时都有因翻砂鼓水抽空堤基而决口溃垸的危险。

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市长张昌平、副市长洪明祥和县委书记刘本之等领导赶到了现场。紧急磋商后，调来了3000块竹桥板铺路，解决劳力不能进去的问题，采取用块石填压鼓水口，同时加大加高围堰、分割围歼，增加蓄水高度，降低外洪落差，减轻鼓水压力等措施，控制险情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与此同时，距离白合庵不到300米的鲁家河堤段也发生了大面积的翻砂鼓水。于是，在白合庵、鲁家河同时摆开了战场。经过6000多干部群众、武警官兵的连续奋战，动用10万条土袋围堰、压填砂砾石1万多方，才缓解了险情。

7月18日清晨，就在不断处理白合庵、鲁家河的险情的时候，位于这两段大堤之间的盘湖碛堤段，发生了更加惊人的恶险。6点50分，大堤内羊角下4米多处有穿孔鼓水，出险口口径40公分以上，水喷如柱，大堤震颤，堤腰穿孔！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特大险情。当时堤基与外河水面落差达13米，如不控制喷水，堤身就会横腰崩溃，形势万分危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闻讯赶来的市、县领导和几位水利干部看到现场后也都大惊失色，谁见过这样的恶险？

谁一时也拿不出个排险的最佳方案，人们万分焦急的心都象放在火堆里，刀尖上一样煎熬；挣扎着。

分分秒秒逼杀人！可怕的沉寂中，只有洪涛的裂岸声；喷水的呼啸声，群众的惊呼声乱作一团。

在场的市、县领导一方面镇住群众慌乱的情绪，一方面与水利干部合谋主意。这时，在一旁沉思良久的“老水利”张冰洋开口了，他凭着经验，凭着心智，果断地提出了“三管齐下、铁壁合围”的建议：一路人马提出抗旱门，拆掉下导管，让水流找到安全出路，减轻洪水对大堤的压力，降低险情程度；二路人马赶快开导沥沟，把浸泡在大堤的水导沥出来，提高大堤的承险能力；三路人马挑土围堤，用米袋、砂袋、土袋堵死防洪闸门，确保大堤安全。

“好主意！”人们心中的死结解开了。

市县领导即刻采纳“老水利”的排险方案，紧急调度；300名武警官兵，5000名民兵全力投入抢险。

眼看险情在渐渐缓解，可是突然又发生变故，堤外坡水面出现斗大的旋涡，堤内喷射的水柱又突然加大，竟有南盆大的口径，杨程达7米多高，旋即在大堤内坡冲刷出一条4米多宽、近7米深的沟槽，恶水狂奔。刚刚稳定了情绪的民工，刹时间又惊慌不定了……

这时，市、县防指的几位领导正冒雨站在穿孔堤身的中间指挥外河封堵堤身。一旦溃决，首当其冲，必死无疑。面对着溃决的危险，面对着死神的威胁，他们没有丝毫的惊恐和慌乱；他们更清楚周围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，自己心理不能有半点动摇，否则整个抢险队伍的意志就会崩溃，大堤非垮不可。

人们看到领导不慌不乱，不惊不恐，全然一幅视死如归的神态，大家被感动了，心里也踏实了。

经过一番分析，认为排险方案没错，之所以堤外水面出现旋涡，堤内喷射水柱加大，一定是堤外坡处有漏洞而导致水的渗流量加大，压力加大。决定派人下水探明险情。谁都知道，潜入漩涡探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

生死关头的危急之中，共产党员王先培第一个站出来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喝了几口白酒，转身跃入水中。紧接着 40 多名党员、干部、战士、民工相继跳入水里，互相吆喝着、鼓励着，全然忘却了死神的威胁。几分钟后，在离水面近 6 米的深的堤身处查到漏洞。马上组织劳力打抱围，经过 5 个多小时的鏖战，终于堵住了漏洞，大堤转危为安。

当兴新嘴堤段发生大险的时候，沅南垸南端的蒋家嘴龟形包堤段也出现了大险。这段临洪大堤长 250 米，面向目平湖，背靠蒋家嘴镇区，内联撇洪河，是去年 7 月溃决后再修复起来的一段新堤。

7 月 16 日上午 8 时，龟形包大堤新老结合部出现裂缝，副县长王吉亚当即从 6 个工厂和镇区 35 个单位调集 6400 多名工人，动用 53 台机动车，14 艘船，3000 条编织袋，300 吨卵石、块石、沙包、土包，投入抢险。苦战一天，加固了堤身，同时靠大堤内脚加修了两个土撑，防止了大堤滑坡。

次日，狂风暴雨交加，汹涌的洪水掀起 1 米多高的浪涛，大浪一阵紧一阵冲撞着堤身，新堤新土本来就不够坚固，险情渐渐加大。下午三点，“嘭”地一声巨响，大堤外坡

猛然裂缝下滑。6米宽的大堤顶面一下子垮掉了一多半，剩下半边堤侧，象一个伤残的半边肢体的可怜孩子，在洪魔的拳打脚踢下颤颤发抖。在场的人们惊呆了，有人惊叫“龟形包垮了！”，“蒋家嘴完了！”顿时，秩序大乱。紧要关头，王吉亚临危不乱，处险不惊，当即立断，点将排阵：一路迅速在镇区抢筑第二道防线；一路在残存的少半边大堤上抢筑子堤；一路组织堤下附近的群众安全转移。

在残存的少半边大堤上抢筑子堤，如同在虎口拔牙一样可怕，随时都有溃堤丢命的危险。然而为了赢得时间让堤下的群众安全转移，让镇区的第二道防线筑起，必需要在险口抢险，抢一分时间，多一分安全。“上！”王吉亚令下人动，率领500名工人置生死于度外，扑向大堤。水在一寸寸涨，堤在一寸寸高，几百勇士在三个小时内，筑起了一条300米长、80多公分高的子堤。下午6点，子堤进水达30公分深，他们还在涉水抢险，直到深夜10点，洪水高出堤面60公分，再也无法取土加子堤了。这时堤下的群众都已安全转移，镇区的第二道防线也筑起了。当龟形包大堤漫溃，洪水直泄而下，扑向蒋家嘴镇区时，镇区已抢筑起了2500多米子堤，挡住了企图南下肆掠沅南的洪魔！

沅南垸有一段特殊的堤段，它位于县城与围堤的交界处，当围堤湖奉命蓄洪之后，它就成为维系县城和沅南大垸的一道生命堤。这道12公里长的保安间堤，老百姓给了它一个最灿烂的名字——太阳堤。也许是人们出于对它的钟爱或者是为着吉利吧，因为太阳是万物的生命之根。

防汛一开始，围堤湖的蓄洪和保安间堤的保安一直揪